

散文中国

精选

San Wen
zhongguo

答案就在风中

杨献平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散文中国

精选

San Wen
zhongguo

答案就在风中

杨献平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答案就在风中 / 杨献平主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 1

(散文中国精选)

ISBN 978-7-201-07908-0

I. ①答…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028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700×960毫米 16开本 13.125印张

字数: 150千字

定 价: 23.40元

目录

刀锋(为什么是刀锋 / 杨献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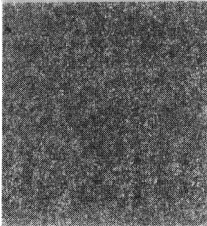
青岩内部 / 张立勤	3
灵魂的入口 / 吴昕孺	8
蝎子穿越森林 / 郑晓红	20
动物漫笔 / 青年河	24
时光和厮守 / 朝潮	38
民间推理报告 / 杨献平	44
云朵下的秦岭 / 师永涛	50
夜三章 / 李天斌	55

幽光(以水浸透一张纸的方式 / 张利文)

药与罪 / 张利文	65
细节 / 也果	71
狮子桥 / 蓝燕飞	75
杜拉斯是一声绝唱 / 江南雪儿	79
蓝调:忧伤的岁月 / 周惟	82

性情(现场的文字 / 朱朝敏)

一梦天涯 / 朱朝敏	95
在七十年代的天空下 / 龙章辉	99
雪野无尘 / 勾长吉	109
有关叶骆驼的记忆 / 肖成年	112
温暖的猎枪 / 透透	124



目录



星座(面对浩瀚星空/王克楠)

复活或尘封的故乡/吴佳骏	131
我的凉州生活/鲁青	134
迷雾中前行/李新立	137
我们/姚牧云	140
傩乡记忆/刘宏秀	146

抵达(抵达/衔杯)

迷雾千年锁金山/米奇诺娃	153
一路面孔/江飞	160
门/碧青	163
安阳三章/扶风	174
色影手记/李梅	180

地域(邯郸散文三剑客/杨献平)

滏阳河边的死亡/桑麻	189
黄河影子中的生灵/崔东汇	196
骂街/王克楠	202

刀锋

为什么是刀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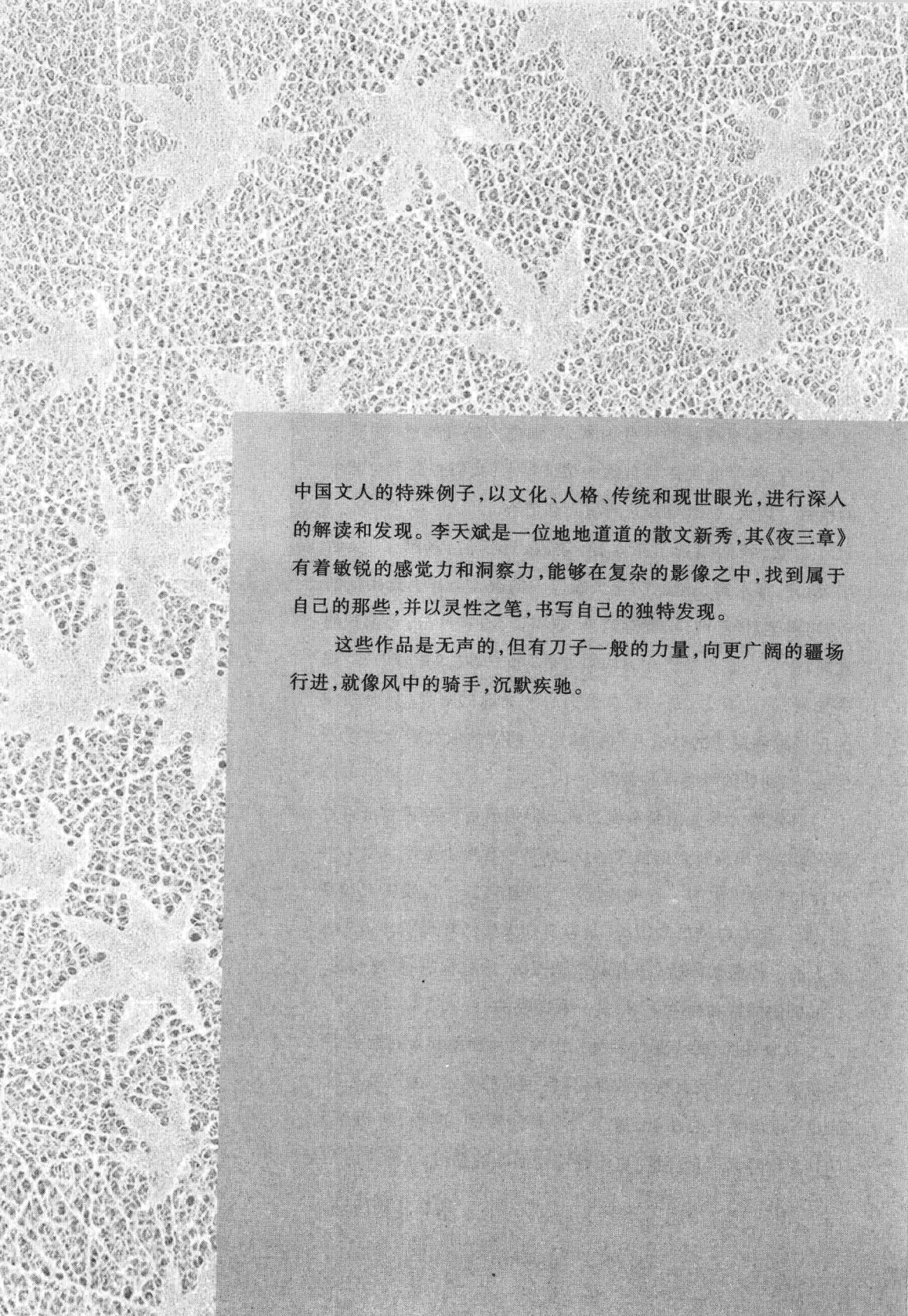
——杨献平

当下散文,虽曾有短暂的热闹,但大都是以丧失其应当的艺术品质和精神要求、思想含量乃至切身体验作为代价的。在新的变异和探索之中,树立和发现之间,我们或许丢失了原本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一些因素,比如散文的开阔性、优雅性和自由性,科学的规律和自觉的精神要求;我们丧失了对艺术的精致与阔大,细微与独立的耐心和信心。

为此,我们编选了张立勤、朝潮、青年河、杨献平、吴昕孺、衔杯、师永涛、郑晓红、李天斌等人的散文新作。青年河的《动物漫笔》优雅纯净,娓娓道来,有引证,更有目击;有独到的发现,更有朴素和本质性的认知力量。张立勤的《青岩内部》观察独到,简洁有力,是一种直逼内心和灵魂的写作,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和凝滞的时光和俗世味道。朝潮的散文看起来漫不经心,却处处闪烁着一种智慧。

师永涛的散文想象奇诡,具有很强的历史趣味和寓言性质。其以村庄为背景的散文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是个人对人类生存和精神层次的一种独特认知与逼真描摹。肖建新三篇新作,是一个人在城市的历练,是容身强大生活和现实环境中的个人的一种深切体验。其作品笔调深沉,内容饱满,简略得当,在沉郁的情绪和物象之下,是一颗蓬勃的心。

郑晓红的《蝎子穿过森林》,书写大地物象和人间烟火,感觉新颖,语言饱满且诗意浓郁,具有很强的艺术美感。衔杯《嵇康论》的新鲜之处在于,这个文本是翔实的、准确,宽阔深刻的。文化解读不是抒情,更不是似是而非的感悟。《嵇康论》与当下和以往流行的文化大散文是有区别的,衔杯将嵇康这一



中国文人的特殊例子,以文化、人格、传统和现世眼光,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发现。李天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散文新秀,其《夜三章》有着敏锐的感觉力和洞察力,能够在复杂的影像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些,并以灵性之笔,书写自己的独特发现。

这些作品是无声的,但有刀子一般的力量,向更广阔的疆场行进,就像风中的骑手,沉默疾驰。

青 岩 内 部

■张立勤

1

在花溪南部那平缓的山岗上，青岩静静地遍布和移动着。

我相信，这是一个亘古的始终。

从这一个粗砺的起源，到一个以它的名字命名的青岩镇，当我用短暂贯穿它们的久远时，我的双眼一直在跳，跳得很急剧，也很疼痛。我明白，我撞见了青岩，古老的，赤裸裸的，颤栗的。

青岩朝我的方向推上来，浪潮一般。青岩就在我的脚下和身旁，我伸出手便触摸到了它们。它们坚硬而划手，带着无序的坑洼和石纹。我第一次，与这么多的青岩面对，它让我不得不感受着：该逝去的，不会有一点犹豫；而青岩，却是不该急于逝去的。

我在想，青岩怎样与生命互相纠缠，才一同走到了今天？其实，不论在哪里，人都要与非生命的东西合处，才得以活下去。七百多年以前，或许更早，青岩带着海生物的斑驳之痕，给这一个生命聚集的地方，铺筑了道路、房屋、寺庙和城垣。

青岩从一开始，就不单是属于山岗的，它们远道而来，就像远道而来的我一样。它们带着自身的硬度，或是惰性，一待就是永远。

青岩，这一最为基础而沉寂的维系，使得偶然经过此地的我，不至于满目荒芜。

2

这是三月的一个早晨，我仰着头看青岩镇的城墙。它们高耸、厚重，外墙倾斜。天空横亘在离城墙很近的地方，它们的边缘似乎缠绕在一起。如果没有白天，我想它们理应是永远缠绕在一起的。而现在不是，它们在彼此分离。那带着野性的光线趁虚而入，沿着每一块砖石，流淌在梦境与现实之间。我忽然觉得，那光线不像是天上的产物，倒像是从大地上长出，再向上方恋恋地刺入。它们首先刺入了我的心脏，然后刺入了城墙和青天。只是早春的湿

润，让城墙的每一条砖缝，都显得异常的清亮和干净，近乎于消解了它们的沧桑。

我走进古镇南门，门洞墙内渗出来的凉气，岩石味，还有历史的碎影，一齐钻进我的内心。一种压迫感，从一个遥不可及的深处压过来。我回头看了一眼，田野便剩下一条扁长的淡绿了。刚才我走过的门洞，在一团阳光中呈现出半个圆弧，幽暗从圆弧上边倾泻而下。我亦步亦趋地朝前走去，可我想不清楚，我到底跟在什么东西后边走，但“跟着”是肯定的。

我跟着你，然而你是谁？你可以是气流，可以是叹息，也可以是不复存在的東西。但那一定是一种或缓慢、或奇特、或深邃的力量。我看不到，却能感到，是那力量把我吸引了过来。

在门洞这经久的昏暗中，我听见了自己身上的轰响。后来，我觉出了我的躯体的延伸，向着青岩的薄层之间，地气一样，不断碰壁，又逐步挥发。在那里，没有城市的围困，没有太阳的直射，也没有残忍的风化。再后来，我看到了我与暴露在山岗外部的青岩一道，被人们搬运走了，就再也不能回来……

3

一条很古色的街道，涌过来。朝前走吧，空气中有了豆香和辣香，似乎还有一点蒸汽的味道。行人稀少，没有汽车，也没有自行车。街两边都是商店，商店门窗的油漆像是刚刚刷上的，刷得很着急，也很厚。我不喜欢这条街，旅游破坏了它的原始感。我低下头，看着脚下有着岁月凹痕的青岩石板。石板背朝蓝天，上面滋长着日久的苔藓。可我总觉得它们的脸，是永远面朝大地的。它们仿佛躲避着什么，是不是青岩也需要掩面，去怀旧，去期求？

当我抬起头来，视野里居然全是屋脊了。我这才发现，自己已走到了那条街的最高点。我置身在大片的屋脊的围拢中，兀立而却步。那 A 形的屋脊，双翼般垂落，又似做起飞状。它们独自匍匐，拉住下一个屋脊的手不放。它们之间，如此信任相依地错落而下。屋脊上面的瓦，深灰，半湿，括号一样的弯度，阳光和阴影在上面不能被断然划分。瓦是上一片压着下一片的，不能像屋脊那样独立以待。然而，瓦们的接连不断，既严谨，又生动，宛若一条长着灰色鳞片的大鱼游向天边。我就是这样看着青岩镇的屋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入迷地看着。

久违了！

在我居住的城市，铺满瓦片的屋脊早已化为乌有。每天，我看到的几乎

尽是地基，以及上面纵横的钢筋、模板和塔吊。此刻，我满眼的瓦片与春风，心底却生出一丝惆怅。许多年过去了，在青岩镇，屋脊与瓦们均在。青岩镇留下来了历经数百年的房屋、壁画、诗书、故事、香火和一个状元的名字：赵以炯。

4

我拐进一条窄巷，两边的房山，大多用石头垒砌，有的垒着半截石墙，上面再垒青砖。墙上没有一扇窗户，巷里也没有一棵树。一条细长而幽深的小巷，让我想起戴望舒诗中的那把油纸伞。

忽然，一个轻微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不禁扭过头去，层层叠叠的灰墙中间，一个纤弱的女孩站在那儿。她大约十二三岁，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流露出稚气和忧郁。她说：“我喜欢你！”话音未落，她双手捧到我面前一个小瓷熊。一个食指高低的、米色的、红耳朵的卡通小瓷熊。这种小玩意儿，在城市随处可见，可这是青岩镇！“送给你，你闻闻！”她又说。我伸出手去，接住了小瓷熊。她用手示意我把小瓷熊翻过来，我那样做了。然后，我用鼻子对着小瓷熊底部的圆孔闻了，“好香！”女孩笑了！

我举着小瓷熊冲着太阳看，小孔里有一朵野花，花瓣淡紫，一层一层的花瓣还在挣扎着绽开。春天的挣扎，即使脱离了泥土与家园！女孩也卷入了这不知的挣扎之中吗？

旅行箱在汽车上，我送给她什么呢？我问，“能把你的地址告诉我吗？”她说，“我没有地址！”她说得没有迟疑，我的心一紧。这时，朋友在叫我了。我下意识地，从兜中掏出十元钱塞进女孩的手中。她水汪汪的眼睛，在我的身后，望着我。

我知道她望着我。可是我，却没有迟疑地走了。

5

一间店铺里，一个男人，一只手握着一把锤子，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刻刀。他半蹲在那里，背部几乎弯成了拱形。地上摆着一个未完成的面具，他一下一下地凿击着，木屑在阳光中四溅。很长时间，我没有听到过这种凿击声了。过去，在朋友的画室外，是听到过的。前几年，他到新西兰去了。这犹如我的朋友凿击出的声音，依旧超得过话语，还有凿击对于表达的长驱直入，又回到我的意识里。我迈进店铺，那个男人中断了凿击，站起身来。

我回头，看见了门槛，一条厚木板嵌入石板之中，木板上磨出了凹槽。在城市里，都是防盗门了，木质门槛只能作为经验，残留在肢体动作里——迈呀！由此，我这一迈，从城市迈到了原初吗——多么的妄为，我迈过的只不过是青岩镇的一道门槛而已。实际上，我闻声走来，初衷是想站在这儿，看一个人干活儿。就那么看着，看着刀是怎样刻出面具上的眼睛，或是目光？可我不能转变的是，这一个男人已经站了起来。他跟我的朋友一样，自己的凿击，只能让你听到，却不能让你看到。

他站在原地，黝黑的皮肤闪着密林般的光泽，两只粗糙的大手，冒着在所不惜的热气。他望了我一眼，我已与他擦肩而过。我走到屋子最里边，望着那面墙上挂着的面具。涂着炭黑色的面具们，很民间，很雷同。他说，“辟邪用。”他突然开口说话，嗓音悠远，空泛，然后介入到春天的深处。我联想到，城外那条青岩河的流水声，就充满了这种介入感——必须要介入到泥土和人的骨子里。我用手指着一个面具说，“这是钟魁。”他没有说话，一只手顺着我所指的方向，抬了一下，又落下。那手很大，像一棵胡杨树，在风中倒伏，没有树叶。

生命与面具，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后来，他告诉我他的面具卖得不错。在青岩镇，我看着那些没有反光的、五官夸张笨拙、又充满灵动感的面具们。我在想，面具在它那十分局限的形态里，隐藏着什么？是力量？是传说？还是认知？都是。人们需要有形的被赋予含义的东西，来支撑无形的内心。然后，凭借着被支撑的内心，再去对付正在发生的一切，包括卷土重来的痛苦记忆。

一个青岩镇的年轻木匠，也许他不止是一个木匠吧。我想跟他说点什么，可我没有说。我仍旧在看那些面具。不知为什么，面具在这个青岩镇，跟在别的地方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就像我在高原上竟敢大口喝青稞酒一样。地理因素，是会参与到我的冥思和现场情景中去的。我开始熟悉面具们的狰狞、叱咤，以及它们不眨目的固执。它们似乎都涉及到了这个世界晦暗的、不可解释的一端。或许，我从我过去的的朋友那儿，已挽留了我想挽留的：一个关于凿击者的手部细节：突起的青筋、深刻的手纹、汗水顺着手背扩张的汗毛孔往外流淌。

此时，我感觉到我的身后，有一双粗糙的大手，散发着汗气和尾音。我认为，这样的手只能粗糙，又余音袅袅。

我，一动不动。或许，就是因了这一动不动的笑容，我朝她走去。我想，古镇向外人表达着它自己的一种姿态：一动不动的屋脊、城墙、面具、春天和一种木雕似的守候。

走近了，我看见了老女人的脸，皱纹堆积。这样的脸，是会比内心大出一千倍的，悲喜在里面盛不下了，之后，就都跑到了脸上。老女人很老吗？大概是的，除了皱纹证明衰老，还有白发和驼背。可是，她的眼睛十分清澈，与她的年龄不符。我肯定，她曾经美丽。我走到她身旁，她伸出一只干瘪的手，意思是让我坐在她身边的竹椅上。我坐下，竹椅有点湿凉，随后她端给我一杯热茶。我望着茶水的颜色，水汽模糊了我的眼镜。刹那间，周围的阴影，都变成了茶水的颜色，有了一点暗绿，也有了一点苦涩。

我几口就喝光了杯中的水，我渴了。她站起身来，从我的手上接过空杯，朝屋子里走去。我跟在她的身后，走进了那间老房子。房子的房顶很高，好像有鸟巢在上边，由于屋里光线不好，我看不清楚，可我觉出了一阵扑翅的轻动。墙上抹着一层薄薄的白灰，能透出墙石黑灰的底色。昏暗静静地在屋内存在着，潮味在翻滚。地面铺着青砖，已被磨得光滑不平。砖与砖之间的缝隙，都消融没了。“脏。”她说。“不！”我说。其实，地面扫得很干净，铁炉盘也擦得很亮。墙角处摆着一张木床，上面放着一床被子和几件衣服。我又说，“挺好的。”她又说，“我家在这儿，是第十四代了。”十四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她注视着我，一动不动。

我意识到了，是否她的一生都有青岩拦截，她的眼睛才清澈如故？

不论怎样，她终是在对于青岩的拥有中，年轻过！

她注视着，也被注视着——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远方，没有苏醒，也没有睡去。

我被注视着，也注视着——有杂念，有妄想，有远方，有醒来，有昏睡。

只是此刻，我们的注视，在青岩内部。

灵魂的入口

■吴昕孺

简介：吴昕孺，1967年12月出生于长沙。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于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均有所涉猎，出版诗集《两个人的书》，散文集《自己是谁》、《声音的花朵》，长篇小说《高中的疼痛》、《空空洞洞》，文化随笔《远方的萤光》、《发现夹山寺》等文集十余部。有作品被译为英语、日语、世界语等。2003年参加中国台北世界诗人大会。现为湖南省诗歌委员会委员。

1

我又来到了这座大门前。

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或许每来一次，在我的心灵上都会刻下一些印痕，就像树每长一年增加一圈年轮一样。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称“文化古城”毫不为过。这里有曾经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马王堆女尸及帛画、三国吴简，有贾谊祠、明代城墙天心阁和开福寺等等。颇能发思古之幽情的文物、古迹，让这座在市场经济中吵闹得不可开交的省会都市，尚不乏一缕大气，有时它真像是宁静中一声厚重的叹息。

别小看这一声叹息。它包容了人类的沉思、忏悔和深深向往。我一直认为，城市是一个怪物，是文明之母和愚盲之父野合而成的怪胎。在喧嚣淹没一切时，一缕圣贤的叹息便会划过城市上空，让蠢蠢欲动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镇定下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长沙方言将最浓厚的黑叫做“迷黑”，一黑就迷，一迷则不知去向，这时候多么需要一种冥冥中的牵引。它来自最遥远的地方，千年前的先哲贤良；它又来自最亲近的地方，你的灵魂最深处。

我每次来到这座大门前，都感觉是来到了自己心灵的入口处。

必须买门票，30元。进入自己的内心为什么还要花钱？然而，花30元钱，与观赏自己内心的风景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30元就够了。花那么多钱，谁又能真正认识自己呢？

朱门圆环。在现代人心目中，这样的门不多见了。时人多以防盗门自闭，贼可能进不来，自己也随之被钢铁封锁，物质勉强保住，精神却萎落凋敝，

剩下一具空壳，外加一个钢筋水泥套子，人到哪里去了？魂不守舍。也许你一不小心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而许多家，就像书院现在这个样子，寂然落寞。所不同的是，那些所谓的家零乱、闲杂，充斥着大件电器和啤酒瓶；而这里却整洁、萧散，只有绿阴花色和鸟的聚会，境界自有霄壤之别。

这张门原来没有。它是1986年为书院1010年庆典才建成的。

古人的门绝不会这样靠近大路。大路修于民国年间，如此通途直抵书院核心，大约是那些附庸风雅而又放不下架子的达官贵人所为。我去过白鹿洞书院，也是在从星子至九江的公路边筑了一个威武山门。这是旅游业、市场经济对古典文化的扭曲和破坏。“庭院深深深几许”，深的地方，好读书，好思考，好内省。硬要挪到凡夫俗客眼皮子底下，讨那十来元门票，当然不是书院的本色。

门额上悬着“千年学府”的横匾。不是谁专门写的，乃集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之手迹。这是个好主意。当代名人哪个敢在这门额上写字？欧阳询是长沙人，这四字洵洵儒雅，与书院颇为相称，再好不过。

2

过了头门便是赫曦台。

赫曦台本在岳麓山顶，现在那里是长沙电视台的雷达站，原台早已不存。1167年，在书院主事的名学者张栻邀请远在福建崇安的理学大师朱熹前来讲学。朱熹一来，即陶然于此，在秀丽的岳麓风光与浓郁的书香氛围里逗留了两个月。几乎每天清晨，张栻和朱熹都比太阳起得还早，他们在山坡高地览霞光万道，迎旭日腾空，将格物致知的抽象教条融进清晨的新鲜气象，汇入大自然的神奇瑰玮之中。张栻特意筑台志胜，名曰“赫曦”。阳光普照，与朱熹“月照万渊”的理学观互相呼应，只有一个月亮，也只有太阳，散在江湖海、随处可见的日月，都是“一”。万一与一万，本质是没有区别的，天地万物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理”。道学家说道，理学家说理，天地间“道理”最大。

大约是秋天。风轻云淡，赫曦台赫然兀立。石基，木檐，琉璃脊。张栻与朱熹携手登台，正好一轮红日从云岚雾霭中喷薄而出，满山枫叶顿时泻火流金，远处湘江水仿佛突然间燃烧起来，整个天地响彻着光明的吟唱。

两位大哲目睹此景，久久无言。他们心中肃然起了敬畏，面对天上的旭日，也面对着地上的神明。此刻，自然律与道德律如日月之光，朗照内心，无论炽热抑或和煦，它们都是同一种光辉。良久，朱熹缓缓吟道：“泛舟长沙渚，

振策湘山岑。”张栻转过头，心有所会地接上：“烟云涉变化，宇宙穷高深。”朱熹蓦地慷慨激越：“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张栻却长叹一声：“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

他们所在的南宋王朝始终在风雨如晦中苟延残喘。儒学传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与张栻正值血气方刚的盛年，他们多么渴望用自己的满腹经纶匡时济世。可是，“日近长安远”。学问一途，只有在“鹅湖佳会”和“朱张会讲”的民间氛围里才能找到一点可怜的话语权。然而，名山大麓的这点声音还是惊动了朝廷。皇室贵胄对外侮无动于衷，对“异端”却奋起砍伐。不久，朱熹的学说被朝廷封杀。1220年，朱熹死在武夷山，政府竟然严禁人们参加安葬仪式。当时，冲破重重阻力单枪匹马赶到武夷山告别大师的，是一位诗人豪杰，他叫辛弃疾。辛弃疾那么远赶过来，就是为了给朱熹送十六个字以盖棺定论，的确再没有比这十六个字更恰当、更有力的了：“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朱张会讲”340年后，明代理学家、心学创始人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当局贬往贵州龙场。路过长沙，王阳明忍不住开了小差儿，他索性官也不做，干脆住在岳麓书院讲学授徒。那是一个春季，惊蛰雷，清明雨，王阳明只好一天到晚躲在百泉轩念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好不容易有一天雨停了，虽然没有放晴，但在哲学领域和边塞疆场上龙腾虎跃的王阳明再也憋不住了：“隔江岳麓悬情久，雷雨潇湘日夜来。安得轻风扫微霭，振衣直上赫曦台。”

时间一晃到了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山长罗典在大门前的宽阔地带筑成一个戏台。这一举措别开生面，将儒教的高深理论主动融入民间市井的说唱歌哭之中，这在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道统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这是对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的叛逆与反动，尽管这种叛逆的力量很有限，但说明腐朽的封建道统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些饱读诗书的知识精英已开始将他们的视线，投到更深厚的社会现实与更广大的基层民众身上，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更没有带着“万般皆下品”的自恋情结。书院这一亲民入世的传统，从朱熹、张栻到王阳明、罗典，到谭嗣同、唐才常，再到毛泽东、蔡和森等，薪不尽而火益传，绵绵不绝。道光元年(1821)，山长欧阳厚均意外地发现了赫曦台遗址，激动之下，他不顾情理向背，将罗典搭的戏台子易名为“赫曦台”。

世易时移，赫曦台从山顶挪到了山脚，穷宇宙之高深的哲学玄理亦流布市井，悄然潜入中国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古老文化在热火朝天的民间积淀、发酵，既是传承，更酝酿着突破。终至20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在神州大

地不鸣则已，一鸣则翻天覆地，中国借此迈开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

赫曦台是哲学文化领域的高台，又是民间市井的戏台。在台上，仰望可见日月在天，俯视可知人间万事。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既有超凡器宇，又具俗世情怀，朱张风范真可谓山高水长。

3

过了赫曦台，才是真正的大门。这个门在宋代就有了。我们看到的门建于1509年，1868年又翻修过，现在看上去还很硬朗。白墙青瓦空花脊，方形立柱将军门，典型的南方风味。屏墙长而门不大，显示出庭院特有的幽邃；台阶浅近，于平易中一股孤傲之气逼人而来，爬惯了高庙大堂的达官贵人如果来这里附庸风雅，小心被它使一绊子。

大门两旁的汉白玉石鼓双面浮雕不可不看。它们本非书院财产，而是清道光十八年（1838），书院著名的学生、两江总督陶澍，严惩贪官曹百万，在抄没曹家时将这一对珍贵的古物捐给了母校。考证石鼓的年代成了历代文物学家的作业，从唐末至宋元，莫衷一是。左右石鼓，图案内容相同，图形变化有别。我以为，正反两面浮雕的年代不同。正面“三狮戏珠”的三只狮子丰腴多肉，天真稚拙，乃“唐狮”无疑，雕塑时间应是动荡不安的唐末，而且是向往和平、富裕的民间作品。可以想见，这件民间珍品在战乱中落入了官宦人家。至宋初，国定民兴，有钱人企望锦上添花，便在其反面刻“锦鸡芙蓉”图。意犹未尽，见石鼓鼓座的正反两面还有空白，又在鼓座反面刻“鹭鸶莲花”图，意为“一路清廉”，告诉皇帝自己的从政理想。鼓座正反两面体现了儒家的“正反”两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陶澍把它们送到书院来，得其所哉。从画面上看，反面雕刻线条生动跳脱，布局张弛有度，比正面“唐狮”的传统摆布更为灵气，更具文人特质，显然是宋朝的风格。

宋朝的前四代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都是不错的，正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11世纪才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精英群体。从宋真宗起，武治结束，文安开始，那时国家竟没有一所官办学校，只好将目光投向窝藏在山林闲旷之地的书院。宋真宗听说南方有个岳麓书院办得好，山长周拭才德兼备，不可多得。1015年，他在京城特意召见周拭，请他当教育部长（当时叫国子监主簿）。不料周拭不识抬举，坚辞。他对皇帝说，我只当山长，不当部长。人各有志。真宗也不勉强，他的字有点水平，就写了“岳麓书院”四个字，另加一些经书，送给周拭。“岳麓书院”写得威仪大方，方正中自有一股王者之气，不愧为天子手笔。真宗这一题，岳麓书院便成了北宋四大书院之首。

大门两旁挂着让湖南人自豪的一副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乃清代嘉庆年间山长袁曜与其门生张中阶合撰。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源于《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过大门，二门两侧也有一副名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上联摘录《尚书·舜典》：“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下联见《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圣君子。”这两副对联实际上是一部人才原理学。我们来看一看人才是怎样出来的。首先，要有一个原材料密集区，即所谓的钟灵毓秀之地。在中国，历来有四个地方各领风骚，一是楚汉，一是齐鲁，一是江浙，一是川府。然后，得有一个人才加工厂，书生学子闻风而至，于斯为盛。人才一集结，一边读书，一边还要接受烈风雷雨的考验，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培养自己的生存、发展能力。终于成为人才了，怎么办？不要着急，藏之名山吧，切勿轻用其锋，得俟机而出，方能一鸣惊人，甚至光芒万丈。

这两副对联，隐含着书院学子超常的意志力和自信心，当然还别有一番辛酸与苦涩滋味。正是由于这样的磨砺，书院学子中涌现出一大批千百年来炙手可热、千百年后青史留名的人物，我们只来数数明代以降：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干国良臣”陶澍，教育家彭浚及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启蒙思想家魏源，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军事家左宗棠，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干将唐才常、沈荃，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著名教授杨昌济，革命军领袖蔡锷，革命家陈天华、蔡和森、邓中夏，语言学家杨树达、黎锦熙……哪一门类的都有。他们的性格与命运各不相同，他们的思想与理想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从书院那扇小小的门里走出来，他们只认一个“理”。这个“理”培养了他们的英雄气概，造就了他们的寰宇情怀。最终，他们很多都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宛如铜墙铁壁的封建秩序的突围者。尽管有的碰得头破血流，有的在迷惘中不得不接受失败的命运，有的则胜利地见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但他们骨子里的韧性和批判精神是一致的，他们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放射出卓越的人格光华。正如朱熹说的：“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4

书院的中心是讲堂。它被师生宿舍教学斋和半学斋左右相拥，气象博大。檐前悬“实事求是”匾。“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称赞献王治学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民国初期湖南工专迁入岳麓书院，该校校长宾步程制成此匾。